

鲁彦 散文精选

听潮的
故事

鲁彦

著

听潮的 故事

鲁彦

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听潮的故事: 鲁彦散文精选 / 鲁彦著. — 济南:
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5. 4
ISBN 978-7-5329-4945-8

I. ①听… II. ①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5859 号

鲁彦散文精选

听潮的故事

鲁彦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市场营销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5.5
字 数 108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945-8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秋雨的诉苦 / 001

狗 / 003

灯 / 011

雪 / 014

我们的太平洋 / 019

父亲的玳瑁 / 025

伴侣 / 033

开门炮 / 047

厦门印象记 / 053

寂寞 / 066

听潮的故事 / 068

驴子和骡子 / 078

杨梅 / 088

清明 / 093

西安印象记 / 099

钓鱼 / 115

我们的学校 / 127

孩子的马车 / 138

旅人的心 / 145

活在人类的心里 / 152

新的枝叶 / 155

火的记忆 / 157

从灰暗的天空里 / 169

秋雨的诉苦

“啊，秋雨哭了，秋雨大哭了！有什么悲哀在你的心中吗？有什么痛苦在你的灵魂里吗？告诉我，亲爱的，你有了什么事情了？”听见了秋雨的淅沥淅沥的悲伤的哭泣，我在床上朦胧地问。

“我原是在高大的天上飘游着的，我原是在广阔的天上飘游着的，”秋雨用颤动的声音忧郁的回答说，“那里有许多为我所爱的朋友，那里有许多我所爱的朋友，他们的心系住了我的心，我的心混和了他们的心。我们由来的地方各不相同，但我们却和恋人般的共同生活着。我们的中间向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斗，也没有谁知道争斗是什么。用坚强的臂膀，我们互相拥抱着，用热烈的嘴唇，我们互相亲吻着。我们的父亲，统治着天国的，是自由，他永不曾阻碍过我们，我们要到那里去，就到那里去。我们的母亲，养育我们的，是美，她每天每分钟给我们穿着各色的衣衫……那时在我的心中的满是欢乐，在我的灵魂里的毫无痛苦……

“但是，昨夜灾难落在我们的头上了，风发狂似的吹了起来，我们为严寒所迫，一起凝冻着，不息地往地上落下来了

……

“地太小了，地太脏了，到处都黑暗，到处都讨厌。人人只知道爱金钱，不知道爱自由，也不知道美。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，只有仇恨。你们人类，夜间象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，白天象狗一般的争斗着，厮打着……

“这样的世界，我看得惯吗？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？在野蛮的世界上，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，但是我不，我们不……唔，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，到地底去了……”

说了这话，秋雨便淅沥淅沥的响着，仿佛往地下钻了进去。

我羞惭地用被盖住了面孔，随后又象猪一般的极甜蜜的睡熟了。

狗

“我们的学校明天放假，爱罗先珂君请你明晨八时到他那里，一同往西山去玩。”一位和爱罗先珂君同住的朋友来告诉我说。

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！”我喜欢得跳了起来，两只手如鼓槌似的乱敲着桌子。

同房的两位朋友见我那种样子，哈哈的大笑了。

住在北京城里，只是整天的吃灰吃沙，纵使有鲜花一般的灵魂的人也得憔悴了。

到马路上去，不用说；大风起时，院子内一畚箕一畚箕扫不尽的黄沙也不算希奇；可是没有什么风时关着门，房内桌上的灰也会渐渐的厚起来，这又怎么说呢？

北京城里有几条河，都如沟一样的大，而且臭不堪闻。有几个池多关在皇宫里，我不知他们为什么叫那些池为“海”，或许想聊以自慰罢。所谓后海，现在已种了东西。

北京城里也有几个小山，但是都被锁在皇宫里。

这样苦恼的地方，竟将我飘流的人留了四五年，我若是不

曾见过江南的风景倒也罢了，却偏偏又是生长在江南。

许多朋友都羡慕我，说我在北京读了这许久书，却不知道我肚里吃饱了灰。

西山离城三十余里，是一座有名的山，到过北京的人，大概都要去游几次。只有我这倒霉的人，一听人家谈起西山就红了脸。

来去的用费原花不了多少，然而“钱”大哥不听我的命令，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

扑满虽曾买过几次，但总不出半月就碎了。

从高柜子上换得的几千钱，也屡屡不能在衣袋中过夜。

不幸，住在北京四五年，竟不曾去过一次。这次爱罗先珂君邀我一道去游这里的名山，我还不喜欢吗？

和爱罗先珂君同住的朋友走后，我就急忙预备我的东西。从洗衣作里取回了一身衬衣，从抽斗角里找出了一本久已弃置的抄写簿，削尖了一只短短的铅笔，从朋友处借来了一只金黄色的热水瓶。

晚饭只吃了一碗，因为我希望黑夜早点上来。

约莫八点钟，我就不耐烦的躺在床上等候睡神了。

“时间”是我们少年人的仇敌。越望它慢一点来，好让我们少长一根胡髭，它却越来得迅速，比闪电还迅速；越希望它快一点来，好让我们早接一个甜蜜的吻，它却越来得迟缓，比骆驼还迟缓。

“天亮了吗？天亮了吗？”我时时睡眼蒙眬的问，然而仔细一看，只是窗外的星和挂在墙上的热水瓶的光。

“亮了！亮了！……”窗外的雀儿叫了起来。我穿了衣，

下了床，东方才发白，不敢惊动同房的朋友，只轻轻的开了门走到院中。

天空浅灰色，西北角上浮着几颗失光的星。隔墙的柳条儿静静的飘荡着，一切都还在甜睡中，只有三五只小雀儿唱着悦耳的晨歌，打破了沉寂。我静静的站着，吸着新鲜的空气，脑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，浑身沐在欢乐之中了。天空渐渐变成淡白的——白的——浅红的——红的——玫瑰色的颜色。雀儿的歌声渐渐高了起来，各处都和奏着。巷外的车声和脚步声渐渐繁杂起来。一忽儿，柳梢上首先吻到了一线金色的曙光，和奏中加入了鹊儿的清脆的歌声。巷内的人家都砰砰的开了门，我的旅馆的茶房也咳嗽着开了大门。

我回到房中，那两位朋友还呼呼的酣睡着。开了窗子，在桌旁坐下，看着他们沉醉似的微笑的脸，我暗暗的想道：

“西山也有如梦一般的甜蜜吗？”

一会儿，茶房送了脸水来。我洗过脸，挂上热水瓶，带了簿子和铅笔要走了。回过头去一看，那两位朋友依然呼呼的酣睡着，看着他们沉醉似的微笑的脸，我对他们低低的吟道：

“静静的睡着罢，亲爱的朋友们。梦中如有可爱的人儿，就不必回来了。”

太阳已将世界照得灿烂，微风摇曳着地上的柳影，我慢慢的踏了过去。

在路旁的小店里，我买了几个烧饼，一面咬着，一面含糊的唱着歌，仰着头呆看那天上的彩云，脚步极其缓慢的移动着。今天出门早，早到爱罗先珂君处也要等待，所以走得特别的慢。

然而事实并不这样，这极长极长的路，却不知不觉地一会儿就走完了。

爱罗先珂君仍和平日一样的赤着脚躺在床上和一个朋友谈话。他热烈地握着我的手，问我为什么来得这样早，我说我的灵魂还要早呢，它昨夜已到了西山了。他微微一笑，将我的手紧紧的捏了一捏。

我们三人吃了一点饼干，谈了一会，就陆续来了几位朋友。要动身时凑巧又来了一个日本的记者，谈论许久，说是爱罗先珂君将离开中国，要照一个相。照相后，我们方才动身。去的人一起十二个，除爱罗先珂君外，其中有一个日本人，一个台湾人，三个中国人，其余都是朝鲜人；我们随身带去一点橘子，糕饼等物。

出了西直门，我们分两路走。坐洋车的往大路，骑驴子的往小路。我和爱罗先珂君都喜欢骑驴子。

那时正是植树节，又逢晴天，我们曲曲折折的在田间小路上走，享受不尽春日的野景。有些人唱着日本歌，有些人唱着世界语歌，有些人唱着中国歌。我的驴子比谁的都快，只要我“得而……”一喝，拉紧缰绳，它就飞也似的往前疾驰。只是别的驴子多不肯跟着上来，它们都走得很慢，使我屡次不耐烦的在前面等。有一次我的驴子在路旁等它们，让它们往前走，不知怎的，忽然那些驴子都疾驰起来。我很奇怪，将自己的驴子跟在别一匹驴子后一试，也多是这样。后来我仔细一看，原来我的驴子要咬别的驴子的屁股，别的怕了起来，所以疾驰了。于是我发明了一种方法，等大家鞭不快驴子时，我就挽转缰绳跑了回去，跟在后面。这样一来，大家就走得快了。

“为什么它们不怕鞭子，只怕你呀？”爱罗先珂君惊异的问我。

“因为我的驴子是雄的……”我回答说。

大家都笑了。

西山原不很远，我们出城门时早已望见，但是仿佛有谁妒忌我们似的，任我们如何走得快，他只是将西山暗暗的往远处移去。我很焦急，爱罗先珂君也时时问我远近。确实的里数我不知道，我便问驴夫。

离山不远时，路上的石子渐渐多了起来，最后便满路上都是。那些灰白色的石子重重的堆盖着，高高低低，不曾砌入泥中，与普通的石子路完全不同。驴子的脚踏下去，石子就往四面移动。在这一条路上，真是“英雄无用武之地”，我的驴子虽有“千里之材”，也不能在这里施展，一不小心，就是颠簸。大家只好叹一口气，无可奈何的慢慢儿走。驴蹄落在石子上，发出轧轧的声音。我觉得我是坐在骆驼上。

这时离山已很近，山上青苍的丛林，孤野的茅亭，黄色的寺院，以及山脚下的屋子都渐渐在我们眼前清楚起来。喜悦从我的心底涌了上来，我时时喊着“到了！到了！”爱罗先珂君的眉毛飞舞着，他似乎比我还喜欢。大家望着山景，手指着东，指着西，谈那风景。

我仿佛得了胜利似的，在他们的前面走。

忽然，一阵低低的呜咽声激动了我的耳鼓。我朝前一看，有一个衣服褴褛的妇人坐在路的右边哭泣。她的头发蓬乱，脸色又黑又黄，消瘦得很，约莫四十余岁。她坐在路外斜地上，

下面是一条一丈许深的干了的沟。她拉着草坐着，似要倒下去的一般。哭泣声很低微，无力似的低微。

“游览的地方，都有这种乞丐，”我略略一想，就昂着头过去了。

“先生！先生！”爱罗先珂君在后面喝了起来。

我仍然往前走着，只回过头来问他什么。

“什么人在路旁哭呀！王先生？”他说着已经走过了那妇人的面前。

“是一个妇人，”我说。

“她为什么哭着？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“或许是要钱罢，穷人。”我说着仍昂然的往前走。

爱罗先珂君是在我后面的第四个人，他的前面是一个朝鲜人。他用日本话问那朝鲜人，朝鲜人也用日本话回答他，似乎在将那妇人的模样描述给他听。

“王先生！你为什么不下去问问她呀？”爱罗先珂君忿然的问我。这时离那妇人已经很远了。

我没有回答。我觉得这没有问的必要。在游览的地方，我曾看见过许多没有手和脚的乞丐，他们都是用这种方法讨钱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下去问问她呢，王先生？你为什么不给她一点钱呢？”爱罗先珂君连接的问我。

乞丐不来扯我的驴子，我却下去问她？平日乞丐扯着我的车子跟了来，我总是摇一摇头。多跟了一程，我就圆睁着眼，暴怒似的大声的说：“没有！”向来不肯说“滚！”这已是很慈悲的了，今天却要我下去问她？——但是我想不出一句话回答

爱罗先珂君。

我一摸口袋，袋中有六七元的铜子票。爱罗先珂君出来时共带了十二三元，在路上都换了铜子票，一半交给了坐车去的，一半交给了我，我这时想依从爱罗先珂君的意思回转去给她一点钱，但回头一看，已距离得很远，便仍往前走了。

爱罗先珂君知道我没有话可以回答，很忿怒的在后面和朝鲜的朋友谈着。

我听见那忿怒的声音，渐渐不安起来。我知道自己错了。

到了山脚下，我们都下了驴子。我握着爱罗先珂君的右手，那位朝鲜的朋友握着他的左手，在宽阔的山路上走。

“你为什么不下去问她呢，王先生？”他依然忿怒的问我，皱了眉毛。

我浑身不安起来，脸上火一般的发烧，依然没有话可以回答，只低下了头。

“在我们那里，”他忿怒着继续说：“谁一见这种不幸的人时，谁就将她扶了回去。在这里，你却经过她面前时，如对待一只狗似的安然走了过去！……”

狗，我才是一只狗！我从良心里看见了我所做的事情，我承认他所说的是对的，我才是一只狗！我恨不得立刻钻入地下！……

我如落在油锅中，沸滚的油煎着我。我羞耻，我恨不得立刻死了！……

西山有如何的好玩，我不知道。在山间，我们曾喝过溪水，但是在水中，我照见了我自己是一只狗；在岩石上我曾躺了一会，但是我觉得我那种躺着的样子与别的狗完全一样。在

山上吃蛋时，我曾和爱罗先珂君敲尖，赌过胜负，在半山里，我们曾猜过石子；但是我同时都觉得不配和他，和其余的玩耍。

的确，我经过她面前时，我是如对待一只狗似的安然走了过去！

我时时刻刻觉得我自己是一只狗，是一只真的狗！我觉得不配握爱罗先珂君的手，不配握一切的人的手！我羞耻，我无面目！……

在夜间，我是夜夜有梦；白天，我觉得也是一样的继续不断的做着梦。这梦似乎很长很慢，永没有完结的一般，但同时又觉得很短很快，立刻就会完结的一般。和爱罗先珂君游西山去的时候，正是植树节，一转瞬间现在又将到植树节了。爱罗先珂君离开北京是在去年植树节后不久的某一晚间，那时大雨正倾盆的下着。在这一年中我曾发了好几次的誓，再不做这样无耻的事了，但是现在还是时常的犯罪，而且没有人责备我，爱我的爱罗先珂君不在这里了。

晚间的大雨常在这里倾盆的下着，爱罗先珂君还不回来，莫非我永远要在这里做狗了吗？

灯

我愤怒的躺在母亲的怀中。母亲紧紧的搂着我，呜咽的哭泣着。她的泪纷纷的落在我的颈上，我只是愤怒的躺着。

“你不生我不会吗，母亲？”我怨忿的问。

母亲没有回答。母亲的脸色极其苍白。

我愤怒的伸出右手，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。

“为了母亲，孩子……”母亲按住我的手，呜咽的说。

“咳咳……”我哭了。

风凄凄的摇荡着窗外的枇杷树，雨萧萧的滴在我的心上。母亲的脸色是那樣的苍白。我悲苦的挽住了她的颈，她的颈如柴一般的消瘦。

“让我死了罢，母亲……”我哭着说，紧紧的挽着她的颈。

“不能，不能，孩子，我的孩子……”她的泪纷纷的落在我的脸上。

灯光暗淡的照着她的头发，她的头发如丝一般的乱，如霜一般的白。

静寂，静寂。世界上除了我和母亲外，没有一个人影，除

了风和雨的哭声外，没有半点响声。

“罢了，罢了，母亲。我还你这颗心，我还你这颗心！你生我时不该给我这颗心，这在世界上没有用处！”说着，我用两手竭力的撕我胸上的衣服，怨忿而且悲伤。

“啊，孩子……”母亲号啕的哭了。她紧紧的按住了我的手，我竭力的挣扎着。

风凄凄的摇荡着窗外的枇杷树，雨萧萧的滴在我的心上。灯光暗淡的照着母亲的头发，母亲的头发如丝一般的乱，如霜一般的白，母亲的泪如潮一般的流着。我抱住她的消瘦的颈，也号啕的大哭了。

有一滴泪，从母亲的眼中落了下来，滴在我的眼上，和我的泪融合在一处，渐渐的汇成了一道河。

我溯着河流走去，进了母亲的眼帘，一直到了母亲的心坎上。

在那里，我看见母亲的心枯萎了。

“母亲，为了你的孩子，你将你自己的心枯萎了。然而你分给你孩子的那颗心，在世界上只是受人家的咒诅，不曾受人家的祝福，只能增加你孩子的悲哀，不能增加你孩子的欢乐。现在，取出来还了你罢，母亲！”我哭着说，跪倒在母亲的心旁。解开胸衣，用指甲划破胸皮，我伸手进去从自己的腔中挖出一颗鲜血淋漓的心，放在母亲的心上。母亲的心和我的心合成一个，热血沸腾了。

我急忙合上自己的胸皮，扣了胸衣。匆匆的离开了母亲的心，出了母亲的眼帘，由原路回到了母亲的膝上。

母亲不知道。